聖宋名賢四六叢珠

聖宋名賢四六叢朱卷之三十五

賀啟　　建安葉蕡子實編

翰林承旨

總說　後唐宗天成二年勅掌綸之任擢才以居或自初命而升或自顕秩而授自今後翰林學士入院並以先後爲定惟承旨一員出自朕意不許官資先後在學士之上仍編入翰林志　通典翰林院例置學士六人內年深德重者一人爲承旨所以独承密命故也德宗好文尤難其選正元已後爲學士承旨者多至宰相焉　元稹翰林學士承旨記曰旧制

學士得以承旨為名者應对顧問參会第班第以官為士下憲宗即太任始命鄭絪為承旨學士位在訪生學士上居在東第一閣承与奉郊廟輒得乘鹿馬自浴殿由內朝廷從揭鷄竿布大澤得升舟鳳之西南隅外賓客進見於麟得則止直禁中以俟允大詔令廢置丞相之密奏內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專受專对他人无得而參也

故事 唐韋洪大中年為翰林學士承旨與同察蕭寘深為宣宗所遇二人因直無不召見詢訪時事

毋有邦国刑政大事中使傳宣草詞洪心欲 論諫郎

曰此一事須降御札方敢施行遲留至旦必論 其可

否帝多從之 五代後唐光中賜承旨學士盧質論

思翊佐功臣旋授節度河中馮瀛王道之詩云視草

北來唐學士擁旄西去漢將軍時人榮之 周陶穀

自以官居八座位至承旨具欲軋同列之官卑者乃

起請令今後學士合班儀在諸行侍郎之下留至

丞郎者即在當侍之上官至尚書者依本班進今班

為准 韋泊中外机筦多所參預韋處厚文宗時

號令 詔詞無違旧章 錢徽憲宗時預聞机密批表

語簡約一字不可益　裴諗宗宣取御奩果以賜又
太中初以御盤果實賜之　元稹丞旨院記十七年
間凡丞相二名卿出焉　韓渥昭宗時屢爭机密與
帝意合　國朝淳化二年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獻
續翰林志二卷詔藏於史館仍賜御詩二章以寵之
批云賜詩之意因卿進續翰林志美卿居清華之地
也上又書玉堂之署四字以賜易簡因謂宰相曰易
簡告朕求此數字卿可召至中書授之他日為翰林
中美事　淳化四年上草書宋玉大言賦賜蘇易簡
易簡因擬宋玉作大言賦以獻時殿上皆呼萬歲覽

之喜賞賜手詔以褒之　筆談玉堂東承旨閤子窗
格上有火然大宗嘗夜幸玉堂蘇易簡為學士已寢
遽起無燭具衣冠宮嬪自窗格引燭入照之至今不
敢更易以為玉堂一盛時　刘鄭申直德裕之寃
韋澳宣宗時召問得失無不順納

四六

全篇伏審光對渥恩進承密命戢仍視草清覽
不改於北門位蓋近槐旧制別居於東閣鄰封
所暨輿頌相權恭維承旨内翰侍讀判省韻字宏深
風清高簡龜千年而五尾鶴九皐而一鳴才冠倫魁
曹陸蓋稱於童子文兼衆妙屈未當件於衙門既倭

武於變龍遂垂光於虹電紫槀率春官之屬白麻傳
內相之詞侍帝幄之咨詢立儒林之盟載與礼樂而
草儀法老先生意來能言成書詔而周事情定李士
筆不得不文積揚庭之望共朗隔坐之崇尚即金坡
仰司王言其出如綸其出如綍安能久居此乎用汝
作霖用汝作舟斯共而從之耳某繁官支群蚩德右
躔聆異眷於恩閱我心則喜踵後獻於賀客屐踣无
辭泥撿自天脂車就日妙選北門之旧别居東閣之
嚴雅待人重曲承密命伏惟　內翰承旨道本自得
事無可為加祐之間其識鳳凰景星之瑞元豐之末

蓋知泰山北斗之尊霜雪所余波濤既定又定松筠之茂已緘
鮫之饒出入群經熟況侵於醴郁徘徊清禁遂黼藻於王言陳
義其高位立不懼頃得州於第一山所請之再三惟上之深念
圖矣如公之不忘致生鷥鸞盛集仍是銀臺之旧游山水餘妍
定入玉堂之清夢固不為賦詩以觀余事蓋將問致主而求讜
言爛爛日星發光芒於筆下溫溫布帛散和氣於人間乃所望
於真儒实分權於宰相中外翕允古今但誰其於世敷奇登門
最厚惟公遠大惠我終始
宮林賜錦盡為新儒之人
翰林以議論為官
仙館浮篭憑顧旧游之地
承旨以年高為選

歸朝魏闕後望清光 冠內朝供奉之班 摧長林禁

延直禁林再承密旨 極儒者遭逢之盛 久資潤色

禁林之召使偕冠於近臣 高門應召甫聽於溫言 上旨之承

浴殿之趨更親承於密旨 州地相思就更於葉序 近臣之選

侍讀學士

總說

紀原云唐開元年七月勅每讀史籍中有闕官選耆儒博碩一人每日侍讀故馬懷素褚無量更日入直此侍讀之始

唐百官志開元十三年改麗正脩書院為集賢殿書院玄宗嘗選耆儒日一人侍讀以質史籍疑義至是置集矣

院侍讀李士侍讀直李士

故事

宋申錫字慶臣寶歷二年轉礼部員外郎尋充侍讀李士申錫始自策名及在朝行清介謹潔不趨黨與當長慶讀曆之間時風嚣薄朋比大扇及申錫被用時論以為激勸

國朝皇祐中翰林侍讀李士給事中郭勸表乞致仕帝以勸履行純謹立身清約特降詔不允示優恩也　夏竦之子安期除侍讀李士經術不甚深而登 進經筵日夕旋閱經史以備顧問自厭之乃懇求外補帥延州　上嘗詔翰林侍讀李士張錫講書禁中錫敷暢經旨議論該洽上嗟賞及之錫時年六十七鬢髮皓然上曰卿老矣記問不衰乃以飛白書博李字賜之

及因記以治道錫曰卹慾者治身之本也慎刑賞者治國之本
也時貴妃被幸故以此諷之上改容曰卿言甚加朕恨用卿脫
矣至和元年賜翰林侍讀學士楊安國錢五十万仍聽大寒暑
毋入謁時安國言衰憊不任侍經席願乞骸骨以歸故賜及之
東齋記事故事侍讀學士無帶出外者張知白罷參知政事
授此職知大明府然非歷二府而出者不得與宝元中梅詢始
帶知鄭州改許州自後兩制遂為例也

四六

北門侍草儒者之極榮　選左右前後之人罔非吉士
西臺尚矣侍臣之高選　知興亡治亂之效其匪多聞
退大昕之朝思究當世治亂之故　日奉清光指陳於治策

闢邇英之閣務延近侍鴻儒之流　間發大論啓沃於聖心
同世宗之宸論道不忘於息焉　緝熙光明茲乃帝王之學
笑齊侯之陋讀書見誚於斲輪　涉臘書記謂之章句之儒
繼天縱將聖奚煩博學以成功　論經間燕極儒臣稽古之榮
然王求多聞蓋欲取人而為善　侍渥邇深寔從臣陞華之美
方賴緝熙光明之學益廣淵聰　奉天子五學之游
當得直諒多聞之人使陪追讀　求王人多聞之益
侍言帝謨　進侍邇英　奉清間之燕見　宜兼學士之組
進讀皇墳　摘句青箱　對咫尺之天顏　進讀金華之書
繼金華之業蓋無事章句誦說之繁　仰承帷幄之清光

讀倚相之書必當有竊磨諷議之益　日論帝王之大業
横槊賦詩不數見安之小技　遇崇政之退朝
投戈講势俎追東漢之高風　開迩英而延問
蓋文武之政布在方冊惟所鑒觀　張禹寬中之美李
以堯舜之道陳與王前敢望忠尽　元量懷思之懿文
瞻舜瞳之日月　古人之糟粕　白虎覌書　清問之燕
望堯顏之山河　治道之權輿　金華隷業　治忽之原
故自古右之世文　馬褚朋来　密侍横経之席
必留心講藝之臣　楊邢輩出　仍居訪道之庭
書雖存而迹已陳　接武講筵　紬繹毎有新功

語有窮而意無盡　讀書宸生　論思盖其余事
聖人立言而垂教道將為萬世之傳　六經之道同歸
明王稽古以安民心欲兼百王之治　五帝其臣不及

侍講學士

總說

後漢張酺顯宗時數講于御前每侍講有被正之辭名盖起乎此　國朝咸平二年以邢昺為侍講學士先是侍講名秩未崇真宗首置此職擇耆儒舊學以充其選班秩以翰林學士禄賜如之設直廬於秘閣侍讀更直待講長上日給尚食珍膳夜則迭宿令監館閣書籍

故事

唐王起長於博洽文宗時為翰林學士起侍講時或僻字疑事令中使口宣即膀子對敘起著寫十卷

鄭覃文宗朝為右散騎常時充翰林侍讀學士覃長於經學稽古守正帝尤重之奏以經籍訛謬詔召宿儒校定六籍准後漢故事勒石於大學從之及李宗閔輔政以覃與李德裕善奏為工部尚書罷侍講學士文宗好經義心頗思之復召為侍講學士

李訓因鄭注王守澄得見文宗薦訓知易道遷國子周易博士充翰林侍講學士入院日賜宴宣法曲弟子二十人就院奏法曲以寵之內省諫官伏閤灼諫言訓郭邪海內聞之不宜令侍宸極上終不聽

韋處厚通五經將覽史籍而文思贍

遂為戶部郎中知制誥穆宗以其學有師法召入翰林為侍講學士換諫議大夫改中書舍人侍講　文宗時兵部尚書王起礼部尚書許康佐為侍講學士中書舍人柳公權為書學士上每有疑義即召學士入便殿顧問討論率以為常謂之三侍學士恩寵異等常處厚為戶部侍郎知制誥穆宗即位以與司勲員外郎史館脩撰路隋並充翰林侍講學士召入大液亭命分講毛詩關雎尚書洪範等篇訪以理体處厚等演經義以廣規諷之道從容開納賜酒果而罷　崔郾轉給事中昭愍即位選侍講學士轉中書舍人入思政殿謝恩奏曰陛下用臣為侍講半歲有余未嘗問臣經義今蒙轉改寔　慙尸素有媿厚恩

帝曰朕機務稍閑即當請益郎退與同列高重抄撮六經加言要道區分事類凡十卷名曰諸經纂要冀人主易於省覽上加之賜絲貳百疋　高元裕爲中丞弟少逸遷諫議大夫代兄元裕爲侍講學士兄弟迭處禁密時人榮之　白履忠嘗隱居大梁城景雲中徵校書郎弃官而歸開元中刑部尚書王志愔表薦履忠隱居讀書貞苦寄操堪代褚無量馬懷素入閣侍讀

後漢張酺肅宗即位出爲東郡太守元和二年東巡狩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并郡縣掾吏並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脩君臣之禮賞賜殊特莫不沾洽　楊秉旦帝即位以明尚書徵入勸講備侍講也　楊賜字伯獻靈帝嘗受

斈詔大傅三公選通尚書亘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斈賜仍
侍講于華光殿中　劉寛字文饒靈帝初徵拜太中大夫侍講
華光殿遷侍中賜衣一襲華光殿在華林園內　獻帝頗好文
斈荀悅與彧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　國朝仁宗
嘗命侍臣講毛詩而諫官余靖上疏曰切聞今歲講說毛詩將
踰旬浹臣愚以天子之斈與臣下不同惟當撮前經之樞要復
先王之軌範簡而不煩為得其術上曰朕宮中無事玩心經典
今靖所言正欲明其大要此誠知治体也自後命侍臣講讀凡
經書有該治亂及教化者周悉講論　歸田録仁宗退朝常命
侍臣講讀於邇英閣賈侍中昌朝時為侍講　春秋左氏傳每

至諸侯淫亂事則略時不說上問其故賈以是對上曰 六經載
此所以為侯王監戒何必諱 張酺傳贊云孟侯經博士侍言帝
謨 李程作相請置侍講斈士
四六 非堯舜而不陳常懷素願 求左右儒斈之臣
刻文武之於壁獲際厥時 講古今成敗之要
講經不窮載侍中 入穿豹尾班初上 初緝熙亶厥心
見顧性厚李太白 日轉墻頭講未終 念終始典于斈
密侍細氈之側 執經金華 談經玉府擇玉麈以雍容
具臣再用之文 經帷進講 貼戢道山運牙籤而愷樂
勸講親〻矣之弟太子德言未老開經有祓濯之恭 紬繹聖經

校讎釐正之是侍講師古逢時據義得該詳之体　啟沃朕志豈敢以不知為知妄求其解　方慙太史之為走曾是迂儒　謝又將弃所學而學終賴隆寬　敢謂談經而鼎來輒參諸老

說書

總說

景祐元年翰林侍講孫奭年老乞外郡上問誰可代充講官奭乃舉賈昌朝遂特置此職　四年改為天章閣侍講

慶曆二年以著作佐郎趙師民預講官復為崇政殿說書

故事

景祐元年始置崇政殿說書以賈昌朝為講說明白為仁宗所喜於是仁宗多所質問朝昌請悉記錄歲終以付史

館　熙寧二年以著作佐郎呂惠卿為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惠卿召見奏對引講稱旨　四年以王雱為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雱宰相安石子上聞其經術能世其學故召對而擢用

四六

日多閒暇奉淨而清游神之庭　宸衷虛心而延佇
時有發明超倫類而入聖之域　儒紳動色以交趨

真主今見猶龍蓋聖者又多能也　程夫子登於元祐之間
碩儒在治者鳳必奔焉然後臣之　尹先生進於紹興之際
惟正心誠意者君所必先　初下賜還而趣召　內與直祠
故尊德樂道者昔有如是　皆聞講殿以祥延　入陪經緯

學士

總說

學士之名南史庾肩吾為高齋學士其子信為文德省學士傅縡為撰史學士何修之為總明館學士鄭灼為西省義學士沈德威為五礼學士　晉孔子袪為西省學士鄭灼為西省為抄撰學士劉臻為露門學士唐有袁郎為文學館學士李省適為修文館學士賀德仁為崇文館學士李邕為崇賢館直學士景龍中置修文館太學士又置東頭學士太宗庙置文館十八學士又藝傳置大學士四員象四時學士八員象八節直學士十二員象十二月元宗廟拜燕公等十八人為集賢殿學士

端明殿

總說

後唐明宗不知書四方章奏上令樞密使安重誨讀之重誨不曉文義宰相孔循請置端明殿學士二員班在翰林學士以馮道趙鳳為之則自此始 本廟後隨殿名改為文明又改紫宸又改觀文至明道初遂別改承明殿為端明殿置端明殿學士在資政殿學士之下與文明之職並存而無所掌 國朝職班在翰林學士之下改文明殿學士以侍郎程羽為之序立乃在樞密副使下改承明為端明學士班在資政學士下以宋授為之端明置大學士自賈魏公始也

故事

後唐天成元年命馮道趙鳳充端明殿學士非旧號也

馮道笏記云天下儒生僅余万數殿前學士只有兩人

時華崇之見續翰林志　刘昫為兵部侍郎端明殿學士明宗
重其風儀愛其温厚拜為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平章事昫入
謝遇大祠明宗不遇中興殿遂謝於端明殿昫自端明學士拜
相謝於本殿士子榮之　明宗朝命端明殿及樞密直學士
皆輪脩日曆旋廷史館　國朝治平三年幸天章宝文宝文
閣命兩府觀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王珪所業仁宗御書詩刻
石以珪面受兼端明殿學士

全篇伏審顯对渥恩進升宥地拱星樞於北極接武兩丞

四六

相之班峻書殿於西清矯首詩學士之冠華夷震疊宗社
安榮恭惟　僉樞端明筆補乾坤器蟠海嶽頭楨飛霞之佩群飛

莫拖於雲衢簸弄明月之珠一日亟收於天網自上矣良文李之對即游承明著作之庭簡在冕旒之知偏儀筆案之從晴窓曉漏聽獵閣之追趨紫誥黃麻如禁之揮染矣蹈莫攀於執躅公朝皆避於簡總果進斡於鴻樞用丕釐於大政雲霄步武赤舄有光鍾鼎功名黑頭未老行奉揚庭之冊亟房當軸之崇知万里軍戎之情薗奮籌边之略贊独化鈞陶之上更觀熙載之謨某使事良竦宦游雅倦竊美蓬以滋久拜下風而未能歸南山之舊廬滋不忘於寤寐覩東閣之奇士悵望企於光塵

觀文殿

總說

歸田錄丁文簡公度罷參知政事為紫宸殿學士即文明學士也文明本有大學士為宰相兼職後以文明著真宗之謚號遂更曰紫宸時稱曰丁紫宸後以明非臣子所稱改之謂之觀文觀文殿即延恩殿也自丁度始　賈昌朝由是相右僕射為大觀文大學士自昌朝始位在六曹尚書之上

全篇

四六

伏審膺明天子之渙恩進大觀文之祕職領學士之右級無以復加眷大臣之勳勞於茲為重流傳四遠慶喜一辭恭惟　某官宗上鉅儒旧德夙望政堂揆事早隆翼戴之功家巷安時暫適智恬之養雖去就保身之明哲而進退係国之重輕方燕薊之削平當儻虜之殄殲運宇混一
睿聖眷懷既成折樽俎之功遂起聽鼓鼙之念泥首効順豈無

前日借筋之謀彼驕有年又賴倚使出疆之助遂隆徽數以答顯庸顧茲端揆之虛佇聽鈞衡之命其自惟固陋夙荷獎知欽聞言命之頒深切懦衆之慶

資政殿

總說

歸田錄王冀公欽若罷參知政事真宗眷遇之意未衰時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時寇萊公在中書定其班位依雜學士在翰林學士下冀公因訴于上曰臣自學士拜參知政事今無罪而罷班反在下是貶也真宗為特置大學士班在翰林

學士上其寵遇如此　康定二年右正言梁適言資政殿大學士之職比來除授太濫請遵先朝故事定以員數詔自今大學士置兩員學士三員不得逾限臣乞　國朝殿在龍圖閣之東序

故事　退朝錄真宗優待王冀公景德中罷參知政事始置資政殿學士以命之宰相寇萊公頗抑之令班在翰林之下及命為大學士冀公請鑄印不許遂領尚書省自有印也

四六　全篇先奉洪恩寵膺親擢進陪政地久贊納於加猷迺服大僚遂陞華於峻職負儒登用士類交欣器廣大而職高明本忠肅而行恭懿勝詞林之白鳳擅藝苑之雕龍金殿策名冊桂光於多士玉堂揮翰黃麻配手六經整內相之討謨俾中

與之治定家聲有繼矣業自昭益深結於春知茲茂承於異渥

行秘書之淹貫既勸讀於前流大學士之崇資宜加隆於近輔

時為勝過嗣德褒升憂患余生遂違鈞表側聞成命仰見進矣

姑陳朝野之懽少致門闌之慶

四六

著位禁庭特異深嚴之選　秘殿宏開　是資盱吳

列名儒學益延鴻碩之流　皇墳充集　武奉論思

侍詔承明之庭漢得人而為盛　瀛洲列仙之殊庭　陞華秘殿

脩書麗正之殿唐置使以甚雄　群玉上帝之策府　寵以殊名

龍圖閣

總說 真宗景德二年龍圖一日經典閣二史傳閣三子史閣四文集閣五天文閣六圖畫閣列此六閣正閣以奉太宗皇帝御製書閣有學士直學士侍制直閣景德初杜鎬戚綸為龍圖待制不數年鎬遷直學士王祥符中又遷學士則皆自杜鎬始祥符末年以崇文院檢討馮元為太子中允直龍圖則直閣自此始 閣在會慶池西東曰資政殿西曰述古殿

故事 咸平四年真宗御龍圖閣召近臣觀太宗御書及古今名畫自是多召近臣觀書是閣嘗語近臣曰先帝留意詞翰朕孜孜 綴緝片幅寸紙不敢失墜因念固古今圖籍多所散逸搜求甚難朕在東宮時惟以聚書為急多方講求亦甚有所得

王繼莫備見其事今已類成正本除三館崇秘閣所藏之外又
於後苑及龍圖閣並畱正各又三万余卷朕以深資正理莫如
経書故機務之暇惟以覌書為樂焉　大中祥符二年又嘗召
向敏中陳從易刘筠對命坐帝曰從易輩屢進文字可令作端
雪歌祀汾　陰詩即席援筆成篇既進帝元稱鈞笑賚並賜魚
袋　咸平五年召近臣覌書於龍圖閣又之四壁設五經圖
閣上藏大宋書帖三千七百五十卷又幸崇政殿之後閣悉藏
本朝名臣文集次御資政殿壁有唐相如政要論上作七言詩
侍臣皆和　六年對輔臣子龍圖閣覌和放山居畫放别墅在
中南山聚徒講孝性嗜酒嘗種林自釀林泉之景頗為幽勝又

遣使携盃工閣之而現焉　景德一年御製龍圖閣賛賜近
臣帝曰龍圖閣書婁經雠校最為精詳已復傳寫一本置後苑
太清樓　國朝孔道輔論廢後事天下聳聞其風來近臣有
献詩千首執政請以為龍圖閣李士上曰千首之詩豈如孔道
輔一言乃拜為龍圖閣李士　景德四年詔直李士赴内殿起
居

四六　鋒車趍詔記廿泉法從之余　功惟祖宗謨訓之蔵
芝檢疏封陛延閣請班之首　上憲奎璧畵書之象
矧接鴛鴻之游　拜恩大陛　羲畵峻戟　邃閣儒臣
尤高龍馬之選　陛錫河畵　峻直河畵　寘之儲閣

西清嚴近之班　三山遇直
東壁圖書之府　九踰通財
張來寬

天章閣

總說

天禧四年建在會慶殿西龍圖閣之北藏真宗御集閣東曰群玉殿西曰蕊除殿北曰壽昌閣壽昌東曰加德殿西曰延康殿慶曆七年詔置學士直學士侍制范諷為天章閣侍制學士字以命人說仁宗世纔王擧一人而已

故事

慶曆四年尚書金部員外郎天章閣侍講楊安國為直龍圖閣賜三品服宗正丞崇文院檢討崇政院說書趙

師民為天章閣侍讀賜五品服初仁宗謂輔臣曰安國師民久
侍經筵其行義淳質乃先朝崔尊度之比因以褒擢之
國朝慶曆七年詔侍置天章閣學士直學士在龍圖閣學士直
學士之下詔曰欽惟聖考濬發宸文百篇森布於寶函三襲肇
典於華閣肆予纂紹之始務闡師儒之隆遂延講勸之臣欽佇
論思之益俾王府尚書之盛处金門待詔之才令宜廣侍從之
員抑亦副適追之念特置天章閣學士直學士
天聖八年置天章閣侍制寓直於祕閣與龍圖閣遞宿置侍制
詔曰　真宗皇帝烜赫景炎不隆宜構元資礼樂之用積成
辰象之文循近紫檻創宗尊構牓以天章之美冠於策府之名

宜建官聯並宥材彥可特置天章閣待制

景祐四年以崇政殿說書賈昌朝趙希言王宗道並為天章閣侍講

四六

升密勿之班　內閣秘文　雲漢昭回
預嚴凝之直　先猷壯觀　西廂顧問

寶文閣

總說

英宗治平初以寶文閣藏仁宗御書御製即置寶文閣學士直學士及侍制寶文閣亦名壽昌閣與天章並建群玉蘂珠二殿之次慶曆初改寶文

四六

全篇伏審崇曆褎寵峻陟遼嚴上北斗之魁星名傳海
寓聯青班於宝閣身上蓬山恭惟　某官識除混漾筆
参造化橋門拔萃號称国士之先雙金殿唱名擢居天下之第
一由是諸儒仰首方國聞風早登蹻首之螭用副左頭之選旋
求外補未正中台與頌達于東師亟建策於群国蓋翁蕭治行朝
廷名以知之而黃覇功多天子以為長者天作中興之名宰皆
緣治郡之休声行覌一節之末益竦四方之听南州父老望轉
車白鹿之行春北闕公卿相曲蓋未旗之就道某奔馳路阻
慶門閑鴻鴈雖失於寄書燕雀敢忘於慶賀
上應奎壁　内閣地嚴　亀書祕密　奎文之直　宝章宸翰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三十五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三十六

建安葉蕡子實編

顯謨閣

總説　崇寧中詔纂神宗御集得九千八百余篇藏於顯謨閣取丕顯哉文王謨之義

四六　全篇伏審踐渥中宸陞華內閣室儲寓直寢鄰僊禁之班續指趣還獨茂神識之最有識交頌不謀同辭恭惟提刑顯謨大卿緼藉醇深規纂宏遠毫端扛百斛之鼎胃次容萬頃之陂夙妙簡於帝衷久崇躋於卿列寵垂持橐偶曲方丈

之屋仕屈乘鉊徙近長安之日兩躡臨於會府三徧歷於提封
王節宣風既光華於原隰錦囊留篋更彈壓於山川图圖空而
民枉仲輩穀近而帝聰文謨丕顯果參奎壁之藏舜協重華即
赴風雲之會其偎當煩劇夙荷知怜但灼欣於得輿阻趍慶於
成厦使有功見知則說將労还帰后克勝聖不命其承即跻献
納欣抃之私詠瞻冈既
先朝謨訓列戢甚高　延閣為畱書之秘藏　丹青炳煥
奎士崇命得儒為重　奎士乃近代之陞名　日月爭光
雲棟璇題載神考昭囬之典　上應奎壁之象　中宝禁儲
琅亟軸軸比文王丕顯之謨　遠分河洛之符　先朝謨訓

徽猷閣

崇寧中詔哲宗御集建閣藏之取君子有徽猷之義

總説

全篇先奉明綸崇陞邃閣伏惟慶慰恭惟　某官業資

四六

久大才抱柔加學奧探乎聖涯任重志乎天下申明王

數德以懷遠故知者乘時而立功第進禁林尚番漕運畢誠入

拜諗自於供軍蕭相受封爰疇於給食佇覘迅召別聽登庸

敷文閣

總說

紹興庚戌詔以
徽宗宸章奎壁於詩書相表裏以數文為名
西清宝創列職甚高　紀宝創之華標　先朝謨訓

四六

斈士崇名得儒為重　實儒臣之妙選　内閣班聯
法從暇之而出守　金觀洞開麗日輝神龍之府　延閣清班
儒生得之以為榮　玉山斗絕灵仙窺天帝之書　内閣崇政
蒙内史之賚書　敞禁極而並峙　加寓直之隆石　粤惟内閣
預西清之聯直　命儒斈以遞居　界内閣之崇資　實迩宸游

待制

總說

漢朱買臣待制公車東方朔劉尚王褒待詔金馬門師待制之任唐太宗初即位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門下兩省以備訪問詠徽中命洪文館李士一人日待制於武德殿西門文明元年詔宗官五品以上清官日一人待制于章善明福門後崔佑甫建議文官一品以上更直待制其後署令正待制官日二人此分紀所業也　紀元云唐永徽中詔許敬宗每日待制于武德殿此始有待制之名永泰元年勅裴冕等並集賢待制此始有待制之所然則此蓋唐設官也　宋蔡邕傳帝好李因引諸生能為文者二尺牘鳥篆者加引召時樂崧曹護多引無行趣勢並待制鴻都門下則待制之名不始於唐也

四六

全篇伏承宸寵跳思禁廷陛戟邃闥題擢倍切懍悚切以禁域西清廣文內閣傍近群盡左睨廷英室創蔚若以中天墻文森然而在笥掌此者兼侍從論思之地位是者必陪卿皆側之臣用為階第多至丞弼伏以某官斈深賈董思懋常揚歷蘭臺載筆之司更柱史記言之甚久翊藩會數試政能果就拜於除書固雅宜於素蓄某叨象春契尤慶寵音先辱滕緘第增銘荷

內聯審閣方陛次對之崇　宜陛從橐之華　光奉除書

上應奎文儷假從臣之寵　用旌內閣之重　崇躋次對

十行宣詔　社捻之材　光華之旦　畱書之府　次對西清

兩禁陞華　雞翹之從　清切之司雲龍之庭　通班禁路
列聖奎文清塵在望
從班禁路紫橐仍持

從臣

總說

元稹集制周武王侍從之臣無可使結襪者我知之矣以左右前後無非令人書謂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則侍從之臣自此始班孟堅西都賦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吳丘壽王東方朔枚皐王褒劉向之屬朝名論思日月獻納　嚴助傳君厭直承明盧勞侍從之事揚雄傳上方郊祠甘泉泰時汾陰

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庭　漢元初五年詔令從官
給事司馬門者得為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　從官親近天子
當侍從者皆是也司馬門者宮之外門籍者為二尺竹牒記其
年紀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上林賦象輿偃蹇
於西清　西清西廂清淨之處　晉荀崧傳選侍中當侍黃門
通洽古今為世表者應對殿堂俻酬顧問　楊雄傳趙召儀方
大幸每上甘泉嘗法從又從法駕在屬車間豹尾中梅福傳登
文石陛涉赤墀之塗比皆侍從之職曹植表云執鞭珥筆出從
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臣冊誠之至願左大沖魏
都賦藹藹列侍金蜩齊光詰朝陪帷出言有章張安世持橐簪

橐簪筆以待顧問此皆侍從之華飾

國朝元祐令觀文殿大學士至寶文閣待制為侍從官

四六

第從臣之頌　汲黯暫去漢庭　聽禁街之鐘漏　帷幄

陪上雍之祠　賈生還召宣室　瞻祕殿之緑冊　腹心

懷金結綬侍清光而足榮　游龍鳳之署　歸遶鷺班　延閣

佩玉鳴騶聯法從之為幸　選鵷鷺之行　日趨象闕　從臣

丹泉宮　承明盧　金蜩　豹尾　禁令　西清　備顧問

司馬門　文石陛　玉筍　蜩蟬　從列　紫宸　勤論思

殿撰

總說

唐書張昌齡傳為北門脩撰王孛傳沛王召之署府脩撰元万頃傳武后詔諸儒論撰禁中遞迭以起居舍人為集賢院脩撰則其名始於唐也

四六

入對治朝方上甘泉之計　晉被雲天之澤
進聯書殿崇陛延閣之華　擢彥奎壁之躔

直秘閣

國朝端拱元年置秘閣於崇文院中乃史館之北仍以書萬卷實其中又詔史館尽取天文等書及古畫蔵之帝作秘閣賛賜近臣　李至引顏直卿引請蕭宗題放生池碑及易簡乞賜白

玉堂之著為北数日賜宴閣下遣中使齎御飛白祕閣二字賜
之後置校勘校理時以夏侯加正直史館兼直祕閣

全篇羣玉之府啚籍攸帰承明之盧俊賢所聚自非兼該

四六

文史洞達天文殷愽物之称負多聞之益則何以堂蘭臺
之祕記辯魯壁之古文克分亥豕之非崇對鬼神之分允資鴻
愽武副選掄恭惟　其官竹箭貞姿天球祕宝為紳搢纂負衆
嘉称群公奉金以交驩諸生擁斉而請益紫宸引直紅旆行春
循吏之謚益謳於十部望郎之選存歴於三臺公望愈隆天眷
弥厚属簡求於髦碩用刊正於縑緗輟明庭伏奏之勤副延閣
細書之選矧乃育材之地適鍾下武之期札遇甚優不至子雲

之寂寞品流以別且無方朔之詼諧其偎符行之所拘掉風期
而尚阻顧言慶抃陪選等論
伏審拜寵楓宸升華芸閣屬公朝信賞之日增外臺持郎之崇
其官夙被眷知侍膺時選方六飛之南駐祝百粵為近藩協濟
軍須實煩心計克赴期而取辦固非一端下不擾而告成斯為
尽美休功藹著優渥宜頒清遊始到於瀛洲迅自行超於天關
上帝藏書而開冊府　　承明之庭漢儒列於侍從
近臣待詔爰設直廬　　東壁之府唐制專於刊修
天祿石渠　刊正秘文　　復石渠之故事　蓬山寓直
蓬萊方丈　講求墜典　　繼炎漢之得人　內閣龍名

三山之直　懷鉛抱槧　瀛洲列仙之殊庭　麗正之選
四海之英　蘭臺芸閣　群玉山帝之册府　集仙之名
西崑册府　瀛洲
蓬萊道山　册府

秘書省

總說

周礼春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又小史掌邦國之志
繫代又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並秘書之任
秦禁藏書漢始開獻書之路往往文籍並出外則太常太史博
士掌之内則延閣石渠廣之藏又御史中丞在殿中掌蘭臺秘

書圖籍又未央宮中有麒麟閣天祿閣亦尚書劉向陽雄皆校典禁中謂之中書猶今言內庫書也後漢藏之東官亦禁中也亘帝延熹中始置祕書監有令丞唐龍朔中改祕書省為蘭臺垂拱中為麟臺魏略載薛夏語云蘭臺為外臺祕書為內閣龍朔以監為蘭臺太史　唐人謂祕書監為宰相病內　魏亦置祕書監

故事

漢初御史中丞掌蘭臺祕書圖籍之事至魏晉其制猶有故曆代宮都邑置府事必以祕書省又御史臺為麟

三輔黃圖未央宮東麒麟殿藏祕書即楊雄校書之所也

穆天子傳穆天子西登崑崙見西王母又曰登已至于群玉之

山先王所謂策府也　石氏星經東壁之星主文籍魚豢典略
芸香辟紙魚蠹故藏書臺稱芸臺又曰蘭臺也即秘書署爾
華嶠後漢書李士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

　龍馬出河三畫窮於萬象　參羽陵之索簡芸閣生光

四六

鳥獸遺迹二体演於千儀　老翰苑之選文蓮山益峻
海函山積是為辞義之淵　寔銓璧以石文
目耀星辰實養公卿之望　敞蓬瀛而韜俊

秘書監

總說　漢亘帝延熹二年置秘書監後省魏武為魏王置秘書

令丞及文帝黃初初置中書令典尚書奏事而秘書改令為監晉不改後周謂之外史下大夫隋後為秘書監從第二品煬帝改為秘書令武德復為監龍朔改為蘭臺監神龍復為秘書監

故事　晉書張華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本以取正　王隱晉書羊祜為黃門郎陳留王立以少帝不願為侍臣徙為秘書監　王沈為秘書監著魏書多為時諱而善序事　晉諸公讚荀勗領秘書監太康二年汲郡冢中得竹書勗躬自撰次注寫以為中經列於秘書經傳闕文多所證明庾峻自司空長史轉秘書監幽讚符命天文地理圖

有述焉　溫嶠奉荀崧為秘書監曰夫國史之興將以明得失之迹謂之實錄使一代之典煥然可觀散騎常侍崧文質彬彬又思義通博歷任先朝蒞事以穆宜掌秘學宣明史籍　王充論衡蘭臺之官監國得失　晉中興書孫盛秘書監篤尚好學自少及長手不釋卷既居史官乃著三國陽秋按本傳注魏氏春秋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焉　華嶠集詔曰尚書嶠体素弘簡文雅該通歷覽古今博聞多識著書實錄有良史之志轉書秘書監其加散騎常侍班同中書寺為內臺使中書散騎著作及治礼音律天文數術南省文章門下撰集皆典領之嶠表伏見詔書以臣為秘書監加位常伯昔刘向父子世典史籍

馬融通博三入東觀非臣膚淺所敢投跡云云 南史何憲字子思博涉該通群集畢覽天閣寶秘人間散遺無遺漏焉任昉劉渢共執秘閣四部書試問其所知自甲至丁書說一事弄叙述作之体連日景夜莫見其所遺渢音馮 梁任昉字彥昇為秘書監自齊宋元以來秘閣四部篇卷紛雜昉手自讎校由是篇目定焉 後魏世祖欲拜伊馛為尚書兼群公馛辞曰尚書務殷公爵至重非臣年少愚近所遺荷任請收過恩世祖問其所欲馛曰中秘二省多諸文士若恩矜不以請參其次世祖賢之遂拜為中護將軍秘書監馛音跋 唐魏徵遷秘書監奏引學者校定四部書自是秘府圖籍粲然 徵為魏書監參預朝政

虞世南為秘書監太宗重其博識每機務之隙引之談論共觀經史每論及古先帝王為政得失必存規諷　顏思古拜秘書少監專典刊正所有奇書難字衆所共惑者隨疑剖析曲盡其源秘書監賀知章性放曠晚年尤加縱誕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秘書外監遨遊里巷醉後屬辭動成卷軸文不加典皆有可觀

荀勗與張華依劉向別録整治書籍亂者以為中經

太宗以顏師古体業淹和氣用詳敏學該流略讜典麗命為此官馬懷素請續王儉之志　崔沔朝廷疑議皆咨逮取衷抑書向帝詞位拜秘監退朝之後便命入閣言宴諷讀終日而罷

白樂集崔辟受此制云而司外史　崔群並易過乾之太畜果

除此官　虞世南為祕書監太宗謂侍臣曰朕暇日每與世南商略今古朕有一言之善虞世南未嘗不悅有一言之失未嘗不恨悵朕常戲作艷詩虞世南便進曰聖作雖工休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隨之此文一行恐致風靡不敢奉詔其懇成若此

四六

全篇伏審路門布命祕官搜材百年礼樂之文幾於麒泣一日邦之彥見此龍儀乾坤清明草木華煥恭惟其官器包渾厚季及高明會兩者以用中應万殊而曲當焉宮俊彥虎專翼以快飛東観舊遊風引船而小郎當自逐江湖之放魯不閣容貌之祐非有然孰能夫者會聖明之總攬晚英傑

以招延本本元元但陳王道之大瀨瀨壘壘可正古書之訛偉
蓬萊海上之山去塗尖人間之食孰云此選不在賢其謬孱深
知欣傳吉語撰皇覽而誇木李其敢望公矢帝謨以輔明時不
宜知彼
漢號蓬萊藏室豈不信然　帝眷愈隆亞六聯之妙簡
唐稱給合病坊亦云過矣　官儀益重總三館之清流
典籍增輝煥頒龍檢　冊府常盧於建長　路門布命
搢紳交艷　晋總麒臺　庭宸盖重於選賢　秘館搜材
淳化裁儀中秘常煩於舊踯　推処群雄之選
元豐更制大建特昇於從臣　俾求中秘之選

爰擢道山之長　大微三光之殿　寵奉除書
往從中祕之游　群玉上帝之唐　峻登外史
萃帝籍於西崑暫類中秘　光奉詔除　疏渥震廷
環天樞於北極即運前籌　進登冊府　持綱冊府
近是鸞坡由是階而升
上而鳳沼自此登而出

秘書少監

故事　唐蕭德言以年耆請致仕太宗不許詔曰頃年以來天下
無事方欲建禮作樂偃武修文卿年 虛以衰教將何恃所

冀才德兼茂卧振高風使濟南伏生後在於茲日聞西孔子故
顯於當今拜秘書少監兩宮礼賜甚重　趙宗儒字秉文拜
右拾遺翰林學士時父華秘書少監於父並命出於一日當時
榮之　周思茂自右史轉太子舍人與范履冰在禁中最蒙親
遇至於政事損益多所參預累遷麟臺少監崇文館學士
王紹宗為秘書少監仍侍王太子讀書紹宗性澹雅以儒素見
誦當時朝廷之士咸敬慕之張易之兄弟亦加厚礼易之伏誅
紹宗坐廢　德宗為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張薦為秘書少監
修撰如故時裴延齡貴欲異同宰相府乃言於上曰諫議大夫
論朝廷得失之官史館修撰書朝廷　得失之事則頃史職者

不宜為諫官故有是命

四六

非傳誦多聞不足以供同異之辨　往二冊府　外史

非高才遠量不足以聳群衆之覌　陞華玉庭　仙臺

蓄書之府　禁闥邃嚴　蓄書浩若江河　中祕聚上古之蓄書

登壁之衆　書林清暇　天閣上隣雲霄　屬官皆天下之豪俊

侍紫皇之香案多出此塗　羽陵清簡　擢貳中祕　雕龍嚴藻

職太乙之青藜備聞愽李　鵠泉綠字　往司蓄書　架鰲祕局

五車　綠編　九經　西崑

九庫　素簡　四部　東壁

祕書丞

總說

魏志武帝置秘書左右丞以劉放為左丞孫資為治丞王肅表陛下垂意於稽古留神於墳典故轉臺郎公府茂才以左右丞若自今後詔郎皆依丞選見會威儀使有常秩副人樂秘書之職矣　後周春官府有小大外史上士之職此蓋秘書丞之任也

故事

後魏李彪字道固遷秘書丞分領著撰事　魏王書論秘書表云青龍中議秘書丞郎與博士議郎同職近日月宜在三臺上秘書丞郎宜比尚書丞郎　魏略嚴苞黃初仲以高才又為秘書丞數奏文職帝異之　薛夏字宣聲天水人也博李有才天水舊有姜閻任趙四姓常推於群中而夏為單家不

為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遊逸宋詣京師太祖布聞其名甚
礼遇之文帝又加其才黃初仲為祕書丞帝每於夏推論書傳
未嘗不終日也每呼之不名而謂之薛君夏居甚貧常又顧其
衣薄解所御服袍賜之其後征東將軍曹休來朝時帝方與夏
有所咨論而外啓休到帝引入坐定帝顧夏言之於休曰此君
祕書丞天文薛宣聲也宜共談其見遇如此　王隱晉書虞峻
字山甫少多有寵才思轉祕書丞遍覌古今聞見益廣　晉中
興書桓彝少知名初拜祕書丞還中郎書　魏略薛夏為祕書
丞嘗以公事移蘭臺蘭臺自以臺也而祕書署耳謂夏為不得
儀也推使當有坐者夏報之曰蘭臺為外臺祕書為內閣臺閣

一也何以相移之有蘭臺也屈無以祈　魏明帝用何禎為秘書丞勑云此職宜得人才毋卒問近對者何以禎處之　晋秘紹中散大夫康之子也山濤領選啟為秘書郎武帝謂濤曰如卿所言乃堪為丞相何但郎也乃發詔徵之起家為秘書丞詔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若野鶴之在雞群齊書王儉字仲寶為秘書丞上表求校墳籍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獻之　梁劉孝綽除秘書丞武帝曰第一官當與第一人　張率字士簡遷秘書丞武帝謂曰秘書丞天下清宮東南望謂未有為之者令以相處為卿定名譽　隋姚察江左人位至尚書陳亡入隋為秘書丞别勑成梁陳二史文帝指謂朝

臣曰聞姚察奉行當令無比我乎臣推得此一人令狐德棻謂求遺書不數年篇典略備

四六

班超以定筆得令史而不慚　往遊道山　養之有素

陽城以愛書徒院吏而良給　參知省事　待以非常

國家求賢之道必於閒暇無事之時　故雖左思之博物猶請為郎

賢者報國之功乃在緩急有為之際　必若子駿之過人乃能達古

秘書郎

總說

晉職官志秘有書郎掌中外三閣經書覆省校閱正定脫誤宋齊秘書郎四員尤為美職皆為甲族起家之選其居

戝例十日便遷江應多任貴遊年少梁代尤甚當時諺言上車不落為著作体中何如則秘書唐秘書郎四人掌四部圖書以甲乙丙丁為部各有三本　龍朔改蘭臺郎天授改麟臺郎

故事

六典秘書郎掌四部之圖籍分庫以藏之以甲乙丙丁為之部自甲部為經其類有十一乙部為史其類有一十三丙部為子其類一十有四丁部為集其類有三　後漢馬融字千長有俊才博通經籍為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秘書是時鄧太后臨朝鄧騭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為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礼戰陣之法融上廣成頌以諷諫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後為南郡太守免官從朔方赦還復拜議郎

重在東觀者迹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　魏志魏武建國直祕書郎王肅表云尚書郎侍御史皆乘犢車而祕書丞郎獨乘塵車不得朝服恐非陛下轉臺郎以為祕書丞郎之本意也

王基字伯與黄裶中察孝廉除郎中特青士初定刺史王凌特來請基為別駕後召為祕郎書凌復請還頃之司徒三郎辟基凌不遣郎書劾州白凡家臣之良則升子公輔公臣之良則入于王職是故古書侯納有貢士之礼今州取宿衛之臣留祕閣之史所希聞也

鍾會字士季少敏惠夙成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見濟又大奇之正始中以為祕書郎

蜀志郤正字令先弱冠能屬文入為祕書吏轉為令史

還秘書郎性澹於榮利尤耽嗜文章自司馬王楊班傳張蔡之儔遺大篇賦及當世美書善論益部有者則鑽鑿推求略皆寓目 王隱晉書鄭默字思無為秘書郎刪削繁文除其浮穢時隊當虞松為中書令謂默曰而今而後朱紫別矣

左思字太冲專思三都賦杜絕人事自以所見不博求為秘書郎 虞預晉書司馬彪少篤學不倦然好色薄行為父睦所責不得為嗣彪由此不交人事專精學問泰始中為秘書郎秘書著作並各家年少患闇意取與之多不同比有或三年不共語 宋異敬洪子恢之召為秘書郎敬洪求為奏朝請與恢之書曰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处汝无競之地

文帝許之　袁朗勤學好屬文在陳釋褐爲秘書郎嘗製千字詩書特以爲盛作陳後主聞召入禁中使爲月賦朗染翰立成後主曰觀此賦謝希逸不能獨美於前矣又使爲芝草加蓮二頌淵見賞重後魏高謐字安平有文武才度天安平中以功臣子召入禁中除秘書郎專典秘閣謐以墳典殘闕奏廣訪群邑大加繕寫由是圖籍稍以審正

唐上官儀選秘書郎太宗雅好屬文每遣儀視草王丞字安期七歲通易選補國子生十五對策高第除秘書郎多令繼和凡有宴集儀常預焉　岑文本字景仁善文辭元日上籍田三元二頌白樂天制圖書之府命汝爲郎　杜甫寄李十五秘書

詩云飛騰知有籍意度不無伸

四六

全篇伏審先率湛恩寵陞祕閣朝言胥允賢德有光

其官造通淵徹禔身肅祐畀負出塵之胥想遙膺赴院之書沛易傳家雅由諄誨阮塵出守休有治聲適寸稽古之制修復校文之職掩召渠於漢世追麗正於唐家果於此時首預茲選辨覽魚於終古恚正其非奮羽期於層霄雁伊朝夕其過休勤隆之眷特貽褫蔚之辞載陳誹揚良深愧感

日就月將之學已預發明　未央半夜以前席

廣内石室之藏更資是正　太一東藜而下覩

求為院吏不須羨於前賢　心似子雲雅為恬退　酬俊
徧覽祕書尚可期於他日　病同司馬亦既倦遊　飛騰
起家之選　眙回地近　蘭臺　圖書
獻頌之褒　英俊明求　芝蘭　臺閣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三十六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三十七

賀啓　建安葉蕡子實編

校書郎

總說 漢成帝命光祿大夫劉向於天祿閣校經傳諸子詩賦任宏校兵書尹咸校數術李柱国校方術其後楊雄以大夫亦典校於天祿閣斯皆有其任而未置其官至後漢始於東觀置校書郎中續漢書云馬融安帝時爲鄧騭所召拜校書郎中在東觀十年窮覽典籍上廣成頌文竇章講讀不輟鄧康重章學行提時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康薦章入東觀爲校書郎中漢御史中丞掌殿中蘭臺秘書圖籍因置蘭臺令史典校其書班固傳叙初並爲蘭臺令史王充云通人官蘭臺令比校書郎中東觀有校書部置校書郎中典其事時通儒達學亦多以佗官領之日漢魏歷宋晋齊梁陳博學之士往往以佗官典校秘書

至後魏秘書省始置校書郎唐 龍朔二年曰蘭臺郎掌讐校典籍刊正文字皆 辨其紕繆以正四章之国史爲筆談旧校書官多不恤職事俱取旧書以墨漫一字復注旧字於其側以爲日果自置編校局只得以朱圍之仍於卷末書校官姓名

故事

後漢蔡邕拜郎中校書東觀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乃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学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霊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大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模寫者車乘日千餘輌填塞街陌賈逵自重兒常在大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顒宗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帝勅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爲郎與班固並校書應對左右傅毅字武仲肅宗博召文學之士以毅爲蘭臺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毅追明美孝明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之由是文雅顯於朝廷劉珍少好學永初中爲謁者僕射

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騊駼馬融及五經博士校之東觀五經諸
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　前漢楊雄贊王莽既以符命
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甄豐子尋劉歆子棻復獻
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
使者來欲收雄〻恐不能自免廼從閣上投下幾死故京師為之語曰惟寂惟
寞自投閣爰清爰靜乃作符命班斿博學有俊材與劉向校秘書每
奏事斿以選受詔進讀群書上器其能賜以秘書之副楊終傳顯宗時
徵詣蘭臺拜校書郎上言宣帝博徵群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
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
於是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　盧植字子幹能通古今學拜議郎
與馬日磾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　注言中
書以別於外也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　字植乃上書願得將
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

庶裁定睚典刋正碑文　前漢劉向字子政廷光祿大夫而工方精
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秘書　劉歆字子駿通詩書能屬
文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講六藝傳記諸子無所不究鄧太后
臨朝登省正政夜則讀誦而患其謬誤乃博選諸儒劉珍等詣東觀
讐校傳記○讐对也吴志東觀儒林之府當講校文藝處定疑難漢時
皆名學碩儒乃任其職　房琯開元十二年玄宗將封岱嶽琯撰封
禪書一篇及箋啓以獻中書令張說奇其才奏授校書郎　韋溫以書
判拔萃調補校書郎父授致仕聞溫登第愕然曰判入高等在群
仕之上得非交結權幸而致耶令設席於庭自出判目試兩節溫命筆即
成綬喜曰此無愧也　張九齡字子壽幼聰敏善屬年十三歷舉登
乙第拜校書郎　段成式字柯古以蔭入官為校書郎研精苦學秘
閣書籍披閱皆遍　楊炯幼聰敏博學書屬文神童舉拜
校書郎為崇文館學士　後漢盧植在東觀校中書帝以非

惠務轉為侍中　房元齡高考基稱之當為国器但恨不見其
聳壑昂霄去　袁粲未聞其才詔為月賦一篇　陸機謝表云身
登三閣祕書郎掌中外三閣群書也　杜子美送李校書二十六
韻代北有豪鷹生子毛盡赤渥洼騏驥兒尤異是龍脊李舟名父
子清峻流輩伯十五富文史足賓客十九授校書二十声輝赫李
季蘭寄韓校書不知芸閣吏寂寞意如何

四六　由周而前啟教止六經之制　石渠東觀得以弦正是非
自秦而下學術分七畧之流　白虎金華得以辨其得失
麗澤帝庭典校中祕　蘭臺校籍得鄭默朱紫別　蚝頭讐校
校書天禄讐正群書　中祕讐書賴任昉題日是烏跡　利正
閱九奏於洞庭徒知神駭　瀛洲石里鵬程南溟　光奉湛恩
飛雙鳧於激海更覺身微　雲漢十行鳳詔東觀　寵陞祕館
登天禄之峥嵘　適丁稽古之朝　推石渠於漢世　祕君中宸
遊道山之清切　修復校文之職　追麗正於唐家　讐書東觀

正柾繁露之異悉考旧聞 豈惟閣蓋軸之祕 被渥帝宸
金馬碧雞之雄尽探奇迹 良以養梁幹之才 升華儒館
辨魯魚於終古悉正是非 芸臺尽省諒班歲月之俺
奮羽翮於層霄匪侶朝夕 鶖榛披垣行後風雲之會

正字

總說 隋百官志後齊祕書省典司經籍正字四人隋祕尽省正字掌詳定經籍正其文字前代有學之士多以他官兼其任若齊祕書省有正書蓋是正字之任北齊祕書省始置正字四人隋因之 唐正元八年分兩人屬集賢院齊謂之正書

故事 唐劉晏以神童為祕書省正字方年十歲形狀俳劣而慧悟過人上入棲中簾下責妃置於膝上為施粉黛與之中御上問晏曰汝為正字正得幾字對曰余字皆正唯朋字未正明皇雜録見詩曰總龜 裴揮卿少聰敏 数歲解屬文應

童子舉弱冠拜祕書正字 吴玄通父道瓘爲諸王太子授經而通
玄元弟出入禁掖常侍太子遊通玄与兄通微俱慱學善屬文彩
綺麗通玄幼應神童舉釋褐秘書正字 陳子昂善屬文爲麟
臺正字召見金華殿口對慷慨爲感遇詩王適曰必爲海内文宗
魏元忠上封事高宗授此官 谷倚相嚳覆圖書多所刊定
蕭穎士 名播天下 王續不樂在朝求爲六合丞
四六全篇伏審被命中宸儲書東觀實儒林之妙選爲国士之亨
通聞命之初撫懷而抃 某官行能寛裕資禀粹而學深造
於本原言兼該於躰要雖曾奄之微意皚汲冢之墜編旁薄備於
胸中是正見於筆下乃遇卯隆之會脩承春聖之知重席傳經縫
掖之徒交典曲臺議礼奉常之地不虚遴躋芸閣之華益覽石渠
之富豈圖孱意先辱譔滕其在感銘周勝数叙
簡在上心重巳千之宿學 亥之与豕涇渭無分 雲天咫尺
延登客省正閤五之闕又 魯之与魚漁縄莫辯 星漢昭回

德言未老 闡經有稜摧之恭 之爲反正晉伯所以伐訝
師古逢時 據義得該詳之躰 識爲止戈楚子所以戰矢
冊府之設 非止於藏書 壁壞冢穿遺言幸傳於科斗
文館之名 豈先於廷士 氊包席□裹十數 且載之駱駝
緩三年而爲儒 大則典謨撰述 或次補法從之崇
鳥九寫而成馬 畢而是正校讐 循撫落品流之盛
襌衣曲裾 暮召大臺之対 未知門闌之非 墨未乾 於黃中
尚云給札 需濺鴻都之毫 祖覺閭陰之謬 身已出 於青雲
豈循古之無功 賜対中宸 正魯魚之分 九流
宜致君之有道 升華內閣 寬杞梓之器 四部
匪獨圖書之寄 憲奎壁以古文 五厄失真
實爲公輔之儲 敵蓬瀛而顯俊 九寫多舛
史籀與而鳥跡堙 遺燒未泯 尽亡保氏之六書 廣內
隸邈作而虫篆散 殘燼僅傳 遂變史官之八躰 清流

惟詩備絃歌之奏得以幸存　大則得於簡牒　魯壁遺編
而易為卜筮之書由之不廢　小則出於勝囊　羽陵書蠹
破大篆為秦文已混橫直　陋儒守誤典文自私　藏帶紛紜
更旧科於漢隸遂循方圓　見道不明誤經多費　紳綬揮填
礼文藏於理官　三千餘簡而初存大誥　五帝之後書盡異躰
樂武隸於軍正　四十七篇而獨得中庸　六国之世文字殊形
傳周書於魯太師尚存典要　古文百篇盡收魯壁　斯文未喪
得商頌於正考甫僅識儀刑　樂書三紀咸出献宫　大道時興
學官講業偷合説命之三篇　明堂月令雖襍出於秦書
博士傳經偽補冬官之六典　時訓戢方循見存於周制
殘編亂六代之遺声　秦櫓出於河內諸儒咸以為疑
斷簡失三王之旧躰　虞典盛於江南學者皆以為妄
雖武城之書盡信　箕子明夷誤著該滋之實　羣經聿備
而酒誥之篇儀空　尸豺四邑竟從先敗之訊　異學競名

避工則罪不從辛 造爲百二篇悉從私意 丁尾亂真
絶下則时因去口 斷於六十字自託比言 鈎須失实
定文於六穗之禾訓同於道 現文王之德三説尽離於校讐
分序於八篆 執異爲宗 辨仲尼之居兩言皆誤于翟正
題爲連山濫購金於階室 甘守馬頭之誤 鎖定銀鐺之名
叙作左氏妄續貨於漢朝 循怜鳳尾之工 車改金根之目
篆形誤僞誰正雲罗之祁々 書立書請而既謬国名
隷記散亡共守鳶声之戩々 爲卷爲端而遂乖服制
議礼或時於魯居 易或脱去無卦檀以補遺 分差真膺
引詩無分於棣呰々 書則改去無頗因之失當 甘守姫魚
天地壹壹評書圄昧 工悳糾暴之莫訂 殘篇不悟於郭亾
陰陽旁魄求義則非 索隱行怪之相仍 闕文徒存於夏有
論左傳不解春秋 混尭典於濟南 棗合而棣氏徽
謂夏正尽模世本 分魯頌於燕北 足肴而踈姓紀

理寄昧於參稽 增河南之邑為洛 論二檀非聖人方幅之典
字由失其穊栝 嶽漢東之國為淯 謂五宮遁戰國陰謀之書
析異文於鍾鼎 離易經之訟卦豈亦未之思乎 書殘武譩
合疑識於盤盂 删孟子之外篇蓋未如之何也 頊亂湯齋
不知篆字釋經方論於旦明 記文既異知一隶二縫之為来
徒守籀文立典遂惑於由㯱 取義已殊指二首六身之為亥
郡吾十立信牧時惟正於四羊 進尽賢臣之相亂 誤看望杏
國史傳疑考義共成於三豕 悉述姤姤之共述 私定弱枝
椎字以十八分為松 會意則背私為公 傳會作九禾之秀
評文以一萬日為昉 辨方則反正為乏 離析為三刀之州
合樂之奏妄加文武之為斌 四十八安取於桑 告存牛口
定經之名誤合日月之為易 三十七未足語世 信假人言
字失部居改白水真人之召 是知津美故書尚全 汗簡家傳
書忘形象作非衣小兒之謹 續莫大為古字或異 淹書私定

不學或至於面墻　孤疑猶豫號於別義　頑雖斯之仍陋
盧造務傳於鄉壁　雞尸牛從斷以非經　豈唯覓之未分
不耐兄樂頼古字猶有存焉　梁艾七十二家名雖具在
披但子岐漢昔人以充知者　尉律四十九類書益以匕
分章改紙而悉以別讀　別風誰雨傳教託文於奇　疑悟後生
片札殘行而易以異音　漱石枕流孫楚之肆言於誕　破碎大體
脫去半字劉向屢傷　故言非通達六經之旨則蓋有不知
詭更正文許謹重嘆　主謂非精究小學之徒則莫能致辭
以衦襛為祠近　羣條未翫頑後世作字異爾　圖籍損增
移余聚於纖闇　繁纓不改頼前書引事明之　偏第禠若
著論猶見於疑經　罔知終辟以成未　議函訟本於山之北
立說敢期於證聖　莫悟季春而出大　公訟卦為蔥嶺之東
鍾〻時嘂之未明　託〻安八山　淮南則田下於元為雷
協〻葉〻之徒論　借言見木　陽冰則雲上於天為需

憂亡未辨於声　明詔假編摩之任　徒有詳定典籍之名
嵩山莫窺其躰　靡恩無是正之司　未學刊正文字之職
仁壽置官古文廢而不用　碩將護東觀未見之書
開元分属奇字秘而未鑴　柳未舉西京已墜之典
自漢以還特號老氏之藏室　是謂殊常之選　策府增華
逮唐其後至謂道家之瀛洲　宜啓絕異之才　儒林推重
總不可於巨棟子漸離　覃雲詎廠寓名於怪　黄頭漫不
合纈孫於申秦声浸夫　鳳凰乎缶究義則誣　白目謂何
曇彝无取於命師　至於雲暴昏荒而定義　龍夭殊飛
覩贊豈足以諷國　見於方正仁信之病時　巫成異巧
賓公疑司樂之僞　長揚昧於衮甑　烏焉混淆　偷合俗識
蕭氏詆康誥之非　新書蔽於暴莫　魚魯雜揉　私釋其誕
馬不足一者既失其全　斷殘莫續　此緣奚據　蠹殘未整
虎多於六者自乖其數　疑誤相承　延車寧依　訣僞寧論

總分量狀知之非　出遺簡於淹中　俯伏拜嘉
尚守嘉予猷之是　得斷篇於渭上　恰惶失據
橫樓問漢對北辰樞極之庭　繫章條以成一家之說
負羽登瀛直東壁圖書之府　增篇目而合二傳之差

著作郎

總說　續漢書稱班固傳毅以蘭臺令史陳宗以洛陽令王敏以長陵令孟異以司隸校尉並著作東觀皆它官兼著作之名未立其官魏太和中置著作郎隸中書省晉惠帝改中書著作為祕書著作後別自名省曰著作省而猶隸祕書晉孫盛以祕書監並兼領著作又陳群王隱待詔著作卑衣介幘朝朔望於著作省亦其任也唐祕書省領著作局置作郎掌修撰碑志祝文祭文朔二年改司文郎中咸亨元年復舊　唐百官志著作掌修撰碑志祝文祭文與左郎分判局事武德四年改著作曹曰局著作郎始到職必

撰名臣傳一人

故事 後漢班固詔詁祕書与前洛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敬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為郎典教祕書採摭前紀綴集所聞以為漢書班固都賦云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為群元、本、殫洽聞啟發篇章校理祕文 張衡傳謂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騊駼等著作郎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儀 晋應亨集議著作表曰自司隸校尉奉至臣五業著作不記鄉族以為美談崔駰三世相繼其後無聞若乃談遷棲武彪固踵跡亦各一世之良 孫綽為廷鄉領著作綽少以反才垂稱于時文士綽為其冠 臧榮緒晋書李充為大著作于時典籍混亂充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作四部 謝沉為祠部郎何充庾冰以沉有史才遷大著作 王隱晋書張聽字仲應作應難篇司空張華晚見稱善命為著作郎 張華為司空猶領著作又孫盛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 晋書陸士衡以文學為太子洗馬

著作郎范陽盧志於衆中問機曰陸遜抗於君近遠機曰如君於
盧毓盧珽志默然既起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容不相悉何至於此
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邪　王隱晉書何曾善史漢為著
作張載作劒閣銘世以為能除著作郎
帝好覧文藝勅著作郎徐廣料秘閣四部見書凡参万六千巻　續晉陽秋孝武
文士傳束皙元康四年晩應司空府辟入見余亦除著作西觀造
晉書草創三帝紀及十志　王讃字正長義陽人也晉恵時為
散騎常侍著作郎甚有清才　崔沔檢校御史中丞時監察御史
宋宣遠恃盧懐真之親頗違犯沔舉劾之又姚崇之子光祿少
卿彛廣納賄賂沔又將按除其事姚盧時在政事遽薦沔有史才
轉為著作郎其實去權也　白易君傳顧况為著作郎况能文而
性浮薄後進文章无可意者覧居易文不覺迎門礼遇曰吾謂斯
文遂絶復得吾子矣劉子翼峭直有行業德言哀次帝王興衰
上之帝愛其書傳而要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卿等力也賞

賜尤渥　元結号浪士漫郎　應奉至應亨五葉著作深該云韋
不落為著作躰中何如則祕書言不用寸也　梁沈約謝著作奏
云臣藝不傳右學謝專家之懷鉛之志懸夢腸之術謬勒斷蛇
之符預刋氷河之業相筆史觀記文府
四六全篇漢詔賢良用救得人之盛唐懸制制策家惟取聖難兄
屬昌期申明舊典果闡闢傑來副虛求　其官學海汪
洋乳鋒穎睨步武久淹於我闈声華早冠於士林屬當宁之樓
揚遂所知而論薦木雞養勇終取擅場金烏揮毫不閑加棗
彌加於賞嘆詰朝爰荷於甄升自蓮幕之賓從佐麟臺之著撰
賢俊斯得方詠嘉魚之詩著發不同豈測怒鵬之勢
随牒南州　道山　編摩　居老氏道家之室陳發中秘
紬書東觀　蘭臺　緝綴　篆周書王會之篇網羅羣闕
象笔東觀　被命中宸　上士
大雅宏達　任官外史　司文

著作佐郎

總說 晉著作佐郎即修國史後周春官府置中士四人即著作郎即之任 唐龍朔爲司文郎

故事 晉書張載字孟陽作濛汜賦傅玄見而嗟歎以車迎之言談盡日爲之延譽遂知名起家著作猶郎 束晳曉應司空府八月余除佐郎西觀撰晉草創三帝紀十志 張華别傳 陳壽好學善著述除佐郎當時夏侯湛等魏書見陳壽所作懷己書世郭璞作南郊賦中宗見之嘉其才以爲著作佐郎 晉安帝陽秋既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即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著敘事辭論可觀爲後世佳史 北史韓顯宗太和初舉秀才對策甲第除佐著作左郎 後魏高祖孝文帝曾謂顯宗等曰著作之任國史書是司卿等之文朕自委悉中省之品卿等所聞若欲取況古人班馬之徒固遼闊若求之當代文學之能卿等應推崔孝

後魏宋弁字義和為佐郎後魏高祖孝文帝曾因朝
會歷訪治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對声資清亮進止可
觀高祖稱善者久之由是大被知遇賜名為弁意取弁
和獻玉楚王不知寶之理唐王義方曰臣去歲冬初雲陽下
縣丞耳今春及夏陛下擢臣著作佐郎極文學之清選
國朝嘉祐八年詔以秘書省著作佐郎安燾嘗中進士第
三人与兄遠官今後以為例矣樊宗師著春秋傳魁紀
崔融字安成為文華婉陸機撰三祖記 杜審言武后召
之賦歡嘉詩即授隋之著作佐郎為子弟起家之選 晉
職官志著作佐郎同佐使之任也
四六必才兼倚相九州風土以周知 佐述史於蘭臺
非學至揚雄諸國方言之孰正 飛英声於麟華

官同左史　典遊東觀　豈足稱王粲之譔　入聚石渠之書

任領司文　參譯秘文　不能措遊夏之詞　坐穫鴻都之筆

佐譔道山　蘭臺佐譔　東觀篇籍

任官外史　蓬山領遊　時儁所遊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三十七